



大眾讀物 20

努爾哈齊

1 上天的兒子

【林佩芬◎著】



大眾讀物叢書

努爾哈齊

林佩芬／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努爾哈赤(一)上天的兒子／林佩芬著．

--初版．--臺北市：大眾讀物，民81

面； 公分．--(大眾讀物叢書；20)

ISBN 957-701-025-3(平裝)

857.7

81004019

紀念先
母 父

林王永慶先生
林王瑞卿女士

《大眾讀物叢書》

出版緣起

· 讀小說就像度假

閱讀精彩小說，乃人生一大樂事。

對現代人而言，緊湊的生活節奏切割了時間與精神之完整性，快速旋轉於工作與家庭、生產與消費、羣體與個我……等錯綜複雜的網路裏，擦出五彩光芒卻短暫的快樂火花，也承擔各式各樣外在與內在的壓力。或者說，現代人的生活是一種「拼圖」遊戲，人人手上一盒拼圖，圖案互異，拼法各憑本事，相同的是每天需重拼一回。日復一日重複操作中，固然累積善面資源，同樣亦衍生惡性循環。如果稱呼現代人是「工作機器」或「壓力集團」應該不為過。

繁華社會提供名目眾多的休閒娛樂管道，透過立即消費紓解生活壓力，以旅遊度假方式暫時關閉工作機器的開關也蔚為風氣。然而在漫長的非度假時間，及對大部分活動空間僅限於工作（或就學）與家庭範圍的現代人而言，精選休閒管道仍是必要的。我們重新檢視忙碌的現代生活型態

後，發現閱讀的樂趣與效益逐漸被現代人忽略，故建議以閱讀精彩小說作為「減壓」管道，替緊繃的精神鬆綁。不僅閱讀的過程即是一趟類似出國度假的旅遊，更能從中獲得精神上的充電效果。

《大眾讀物叢書》出版目的，即是研發熱門小說路線，鼓吹現代人加入小說度假之旅。我們希望變成專門為讀者洽辦閱讀小說業務的旅行社。

・類型小說旺季

《大眾讀物叢書》包羅萬象，涵蓋各種類型的精彩小說：歷史古典、偵探冒險、推理懸疑、都會異聞、政商傳奇、現代浪漫……，每一種開發中的類型均以質的提昇與量的拓展做為雙重標準。喜愛歷史古典的，能於閱讀中擦亮古人智慧，宛如縱橫漢疆唐土，與英雄豪傑並轡馳騁；熱衷政商傳奇的，則能擘析經營策略，洞察詭譎人性，與第一等智謀人物面對面。我們期待透過小說，提供讀者重調生活步驟，培養「減壓」習慣，更積極地拓寬心靈視野。

每一種類型，都是小說的旺季，期盼與廣大的讀者結伴同遊。

導讀

爲萬世開太平

——不朽者努爾哈赤

林佩芬

人的生命容或有長短壽夭之別，但是等到進入歷史的時候，生命的價值並不以他在人世的時間長短做爲衡量標準，而是以他對全體人類的貢獻及影響來論定他的精神是否永垂不朽。

努爾哈赤只活了六十八歲，在全人類的「長壽榜」上，他的排名是非常落後的；但是，就「重要」和「影響」而言，卻絕對是超前的——在人類的歷史上，他絕對是一位「不朽者」。

而今，在瀋陽東郊的「福陵」中，長眠著這位滿族最偉大的英雄、滿清王朝的開國英主，偉麗的建築同時代表著努爾哈赤一生的事蹟與奮鬥精神，供人追思、憑弔與瞻仰、效法……

這裏本是一片廣大的丘陵，前臨渾河，後倚天柱山，一派遼闊的氣象陪襯著茂密的叢林，佔地十九萬五千平方米的陵寢聳立其中，費時二十二年才完工，整座建築物的氣勢浩大得令人嘆爲觀止，再加上這裏的交通非常方便的緣故，一年四季都有如潮的人群來到這裏參觀，山川壯麗，

建築宏偉，而一代開國英主的事蹟更是爲人所津津樂道。

和另外一位偉大的英雄成吉思汗相似的，努爾哈赤也有著一個孤苦無依的童年和艱苦奮鬥的一生以及開創了一個新世代的輝煌成就；而努爾哈赤的童年比成吉思汗還要不幸的是他連個慈愛的母親都沒有。

西元一五五九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努爾哈赤出生於建州左衛——蘇克蘇濟河畔的赫圖阿拉，（赫圖阿拉是滿文橫崗的意思，清建國後改名興京，在現在遼寧省新賓縣境內。）他的父、祖都是世襲的建州左衛都督、都指揮使；他是長子，下面還有四個弟弟；然而就在他十歲那年，生母去世了，他的繼母待他很不好，到了他十九歲的時候，就給了他一些微薄的財產要他離家自立門戶，他只得靠著挖人參、打獵，並把這些貨物與來自關內的商人貿易以維持生活，也因此之故，他學會了蒙文、漢文，能讀漢書，也知道明朝朝廷的一些情況，以及得以「出入李成梁府中」。

到他二十五歲那一年，建州左衛發生了一件驚人的慘變；這件慘變是一個名叫尼堪外蘭的人所引起的，他勸說明朝的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和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李成梁接受了，於是出兵攻城。這時，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聽到這個消息，急忙帶著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趕進城去，因爲阿太章京是覺昌安的孫婿，覺昌安擔心孫女、婿的安危，想來勸和，不料就在勸的當口，城被攻破了，所有的人一起遇害。

努爾哈赤也成了俘虜，幸好李成梁的二夫人一向很器重他，就偷偷的放了他逃走；努爾哈赤隻身逃出，歷經了許多凶險、困難才逃離虎口。

得到安全後，他開始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族人，計畫爲祖、父報仇；他先是去找明朝的邊吏質問殺死他祖、父的事，明朝自知理虧，給了他三十道敕書、三十四匹馬，以及建州左衛都督、都督僉事加龍虎將軍的銜名表示歉意；但明朝整個對女真的政策是採分化、牽制、令其自相殘殺的策略，因此又把殺覺昌安、塔克世的過失推給了尼堪外蘭，要努爾哈赤自行找尼堪外蘭復仇。也許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似的，明朝的這個「挑撥離間」之計竟促成了女真各部落的統一——西元一五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歲的努爾哈赤，以僅有的父親遺留下來的十三副甲起兵，開始了他東征西討的歲月；爲了追殺四處流竄、投靠各部的尼堪外蘭，他逐一的征服著當時分裂成許多小部族、一盤散沙似的女真各部。

在征戰的過程中，他多次負傷累累，卻從來不會退縮過；身上的傷痕和歲月一起逐漸的增加，他的英雄事業也一起逐漸的擴大，他先是統一了建州各部，再擴大到長白山部，乃至於葉赫、扈倫……幾十年間，整個的女真部族全部歸併到了他的麾下；而他又與蒙古各部聯姻通好，使得幾個蒙古部落成爲他的「親戚」——對他忠心耿耿那更是理所當然的了。

而從一開始就跟隨著他起兵打天下的額亦都、費英東、何和禮、安費揚古、扈爾漢等人，也

付出了極大的血汗與智慧，幫助他東征西討、開疆拓土、擴充實力；這五人後來被尊爲「五大臣」，成爲開國的重要功臣。

西元一五八七年，明萬曆十五年，努爾哈赤在蘇克蘇河畔、巍峨的虎欄山東南修築了內外三層、樓臺高聳的費阿拉城，並且營建宮室、稱王，也開始定國政、禁悖亂、戡盜賊、立下了法制；到了一五九九年，他命令額爾德尼和噶蓋兩位大臣創制了滿文。

其實，早在十二世紀初，滿族的先世女真就已經仿契丹文字創制過女真文字，通行於金代；但後來金爲蒙古消滅，因此女真文字也隨之衰微，幾百年一過，早已無人能識；到了明末，女真的語言雖仍在使用，但文字卻借用了蒙古字通行，這樣當然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努爾哈赤向臣子們明白的指出：「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

於是額爾德尼和噶蓋兩人奉命創字，辛苦研究了好些時日之後，終於完成了創制滿文的使命；由於當時通行的文字是蒙文，這兩位文官精通的也是蒙文，因此，新創的滿文大致上是由蒙文演化而來，或一些形聲字直接借用蒙文；在外形上、文法上也類似蒙文，書寫的方法同爲由上而下，由左而右，並爲拼音文字；在文法上則較接近今日的西方文字，如動詞在後面、名詞有格、數的範疇，動詞有體、態、時、式等的範疇等等。而這些初創的滿文因爲還沒有加上圈點符號，爲有別於太宗時代，達海爲補不足而增益的加上圈點的新滿文，而稱之爲「老滿文」。

但儘管老滿文爲草創文字，在達海增益之前還不算十分完備，滿族人卻從此有了配合自己語言的文字，各部落長更是大力推廣使用，使之在各部落間通行，日後乃成爲各部落統一的基礎；而且努爾哈赤更下令文官們使用滿文記錄自古代口口相傳的史事，大量的翻譯漢文典籍，以便吸收漢文化，並廣令師傅們認真教授，以提升全民教育……直到今日，滿文版的滿族古代史、清實錄、本紀，乃至於翻譯自漢文的四書五經、史籍、甚或文學類的三國、西廂等書仍然可在庫藏檔案中尋見，而清代的許多文獻、檔案、詔書、廷寄、碑銘……莫不留存著滿文的痕跡，影響的深遠已經歷歷在目——到今日，回溯努爾哈赤下令創制滿文的決定，不由得令人對他的「遠見」佩服萬分！

到了西元一六一五年，努爾哈赤又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創制，那就是八旗制度的創立。

八旗制度源出於早期女真人的狩獵制度——當時稱爲「牛碌額眞」，牛碌是「箭」，額眞是「主」——同一族或同一村落的人出去打獵，每十人一組，以一人爲首領，其他九人各交一枝箭給首領，以示聽命，因此稱首領爲「箭主」，這種制度成爲女真人的基本組織，而後從打獵發展到了戰爭，結合成極嚴密的組織；努爾哈赤便根據這個基本組織，發展出「八旗」制度；西元一六〇一年，他以每三百人編爲一牛碌，設額眞一名，並且以紅、黃、白、藍四種顏色的旗幟作爲標幟（藍旗本來是黑旗，因爲黑夜裏難以辨認，所以改成藍旗。）十四年後，因爲征服的部落增加了許多，人口也

增加了許多，因此擴編四旗爲八旗；清實錄中記載著：「上既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碌額眞，五牛碌額眞設一甲喇額眞，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初設四旗，旗以純色爲別……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爲八旗。」

這段記載很明確的指出，到了一六一五年，努爾哈赤麾下已編組八旗：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白、鑲白、正藍、鑲藍；而每一固山額眞（漢意「都統」）所轄的人數已擴增到了七千五百人，軍隊的總人數已有好幾萬了，而且組織嚴密，紀律嚴明，到了戰場上當然也就百戰百勝了。同時，這八旗制度並不只是軍事組織——在當時，滿族是全民皆兵的，因此，八旗也同時成爲行政、民政、家族、經濟……等等「無所不括」的組織；全國人民隸屬於八旗。日子一久，「八旗」便成了全國人民的 정신中心和根深蒂固的旗籍觀念——滿族人的籍貫不是地方而是「旗」——而且人人以旗籍爲根爲榮。

時到今日，滿族人依然以旗籍爲根爲榮，也正是這個制度成功的一個明證呢！

文字、軍事、法制各方面的制度既已確立，女眞各部也大致統一，蒙古則因結親而友好，這樣，國家的規模已經初步完成了——早在一六〇三年的時候，努爾哈赤已經移居赫圖阿拉老城，並擴大建築了赫圖阿拉大城；到這時，一切幾乎都成熟了。

西元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元稱汗，他的稱號是「英明汗」，年號天命，國號後

金。這一年，努爾哈赤五十八歲，身上已經滿布刀槍劍戟各種傷痕的他，以一種堅毅果敢的精神和脚步帶領著他的子民走上了一個新的紀元。

天命三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誓師伐明，揭開了此後無數次戰役的序幕；幾年之間，他每戰皆捷，勢如破竹，逐一的佔領了遼東的重要城池，撫順、清河等相繼而下；不但俘獲了大批人畜財物，而且領土大增，國力已經非常強大了。

面對這樣的局勢，明朝當然不能不聞不問，於是召集了號稱五十七萬而實際上是二十幾萬的大軍，征討努爾哈赤；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役」便展開了。當時努爾哈赤的八旗軍隊總數六萬，但由於戰略的成功及平日訓練的精良，創下了以寡敵衆的輝煌戰績，大敗明軍；這一役的意義深遠，不但阻扼了明的征伐，鞏固了軍事上的對峙實力，也大大提升了後金的士氣，此後更加的「戰無不克」，幾年之間，滅葉赫部、下開原、瀋陽、遼陽、廣寧……整個東北都納入了努爾哈赤的版圖。

天命六年，他因為已佔領了遼東第一首府遼陽，所以遷都遼陽；但因舊城壞圯，第二年，他在城東五里太子河邊築了新城和宮室，完成後遷入，定名東京；但他並不以此而自滿，依舊奮戰不懈，繼續擴充實力，壯大國勢，直到天命十一年一月的寧遠之役，才使他受到了挫折而停頓。

寧遠之役的明方主將袁崇煥是位不可多得的將才，他守寧遠城，用紅夷大炮扼阻了努爾哈赤

的軍隊，這是努爾哈赤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的第一場敗仗；努爾哈赤因此心中鬱悶不樂，便索性轉移目標；四月，他率師攻蒙古喀爾喀五部；六月與蒙古科爾沁部締好；但是以年老，背長毒瘤而得病；七月間，他到清河溫泉養病，八月，他從清河溫泉回瀋陽，走到愛雞堡就已不起，八月十一日，他永離人世，年六十八歲。

西元一六二九年，努爾哈赤安葬於福陵。

十五年後的一六四四年，他的孫子福臨入主北京，做了全中國的皇帝；再接下去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則開啓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盛世和僅次於元代的廣大的版圖，締造了中國歷史上上一頁璀璨的光華——而這一切的基業全都奠始於努爾哈赤時代的浴血奮鬥……

我懷著誠摯、崇敬而肅穆的心，步入福陵宏偉的建築中；地宮中埋葬著一代英豪的棺槨，巍峨的殿堂是祭祀的所在，一百零八級的石階則依據著北斗星座中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的總數，象徵著天地和宇宙，也象徵著帝王對社稷的主宰……整座的建築物流露著一股開天闢地的博大的氣象，在在都令人興起緬懷先人的感恩。

史書上詳細的記載著點點滴滴的奮鬥過程，以及由這些點點滴滴所累積起來的彪炳功業，乃至於一個新的時代的完成；史評家中更有許多人苦心鑽研，從各個角度探討、分析、歸納著英雄事業的前因後果以及成功的因素，以做為後世的借鏡。

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僥倖的、不勞而獲的；在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締造了一番大事業的努爾哈赤，當然更不是憑空得來。閻崇年先生在文章中寫道：「有人把傑出的人物稱作創始人。因為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大些，他的洞察力要比別人的深邃些，他的胸懷要比別人的寬廣些，他的毅力要比別人的堅韌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為實現其願望所採取的方法，要比別人的高明些。」——當然，他所付出的努力也要比別人多些——努爾哈赤的成功也正建立在這些原因上。

在一個黑暗的時代裏，在一個困難的環境中，在一個遍地荊棘、漫天風雪、橫逆困厄交加之處境下，努爾哈赤憑藉著超人的勇氣，堅忍卓絕的戰勝了時代的黑暗、環境的困難以及他自身命運的限制，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也把所有的子民帶領著走上了康莊大道；這一份胸懷、氣度、見識和毅力當然是超乎於常人的。在他二十五歲起兵為祖、父復仇的時候，力量微薄到僅有十三副甲，跟隨他的人不到百名；以這樣微薄的力量對抗力量大過千百倍的仇家，沒有過人的勇氣是辦不到的——尋常一點的人要不是放棄復仇的念頭，就是乾脆逃之夭夭了；即使是在當時，努爾哈赤立志為祖、父復仇的同時，他的許多族人都以他這個念頭為狂妄，不但不和他站在同一邊，反而怕他因復仇不成而引來仇家的遷怒，連累到自己，竟聯合起來打算殺掉他來討好仇家以確保自己的身家安全呢！

其實，一個人胸襟與志氣的大小從這樣的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得出來了；大丈夫做事，衡量的「該不該做」，而不是「難不難做」；做該做的事，困難來時則勇敢的去解決、超越……而事實也證明了努爾哈赤的決定是正確的，他做了他該做的事，而等到困難一二的被解決、超越了之後，他便只剩下一個結果，那就是成功。

另一件事則更足以說明他氣度的寬廣——努爾哈赤曾數度遇刺客，一次刺客殺了他的侍衛後逃逸；有兩次則刺客被他抓住，而他又把刺客放了；這個「放刺客」的例子很為史家稱道，以此說明他的過人之處，頗有帝王氣魄；「原諒別人對我個人的傷害」，這雖然是一句說起來簡單的話，實行起來卻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威脅到生命安全的狀況下；但，努爾哈赤做到了，並且把這份恢宏大度發揮在政治和軍事上；他對曾在戰場上使他身受重傷的降將不但不念舊惡，反而因其才能而委以重任；在政治上重用范文程，並不因他是漢俘而有任何影響——一個人如能包容、原諒別人的缺點，並重視別人的優點，他就已經具備了做領袖的基本個性。

在戰場上，他不但每役必親自指揮，甚且，身先士卒的在第一線衝鋒殺敵，因此常常負傷；最嚴重的一次是被敵箭射中，箭穿甲而過，直入頸項；他親手把箭拔下來，箭簇已捲，血肉迸落；當時他是站在屋頂上禦敵，因此負傷之後只得拄著弓下屋；但等到他的傷口稍癒時，他立刻反攻敵人，大獲全勝——有這樣神勇的主帥作榜樣，將士們又怎會不個個奮勇上前，怎會不每戰皆捷

呢？

從第一個跟隨他創業的朋友額亦都開始，努爾哈赤的一生中結交了不少好友，這些人對他在創業上的幫助極大；最著名的「五大臣」既是他事業上的夥伴，也是他心靈上的知己；而這五人，全部都是在他成就事業之前就自動跟隨他的人——額亦都一見他而折服，立志終身跟隨的時候，他才二十二歲，而額亦都十九歲——此後終身甘苦與共，禍福相倚；這些朋友對他忠心耿耿，而他對這些朋友更是肝膽相照，一生不渝；因此，彼此之間緊密的織成了網，團結成了一股龐大的力量；當然，從他和朋友之間的關係上更可以看出他個性上過人的長處；其一，一個有著英雄氣度的人，他隨時隨地會流露出一種令人折服的氣質來，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會受到他的影響，跟著他共進退；其二，要做一番大事業的人，必須先組織一個團結的力量出來，而人在事業成功之前，並沒有利害可圖之際，人與人之間最可貴的純潔的情誼全是因「誠」與「義」而凝結，因此，一個真正能成大事的人，本身的性格上必然就包含了這與朋友肝膽相照的長處。

因此，一番英雄事業的形成，其來自於先天和後天的雙重因素雖然不完全一樣；可是，一個英雄，一位領袖，卻必然有著共通的先天氣質，那就是廣闊的胸襟氣度、堅強勇敢、不畏困難、不怕失敗的毅力和令人折服的眞性情。

而存在於後天的因素則不外乎見識和抱負——一個人唯獨有遠大、深刻的見識才能夠洞悉自